

祖父临终,叫我兄弟俩来床前,叮嘱说:将来小弟要和你们住一起,不能送他去敬老院。

小弟出生四个月得乙型脑炎,脚不能走,口不能言,然智商却无碍。五十多年来父母的艰辛照拂,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为带他,我们也各辍学一年。他小我七岁,至五六岁,我常陪母亲,背他到处求医。他的口常挂到我的后颈间。现在问他记得否?他常笑着点头。说实在的,二弟小我五岁,小时顽皮,我还打他。可我从未打过小弟。问他,他点头。他表示自己的意愿,就是点头、摇头,或打手语。然而智商真的没问题。一次,我买了烧水壶,有铜锁,父亲不会使用。他边笑父亲边推轮椅过去,两下就出水了。其实,我在教父亲时,他看到了。母亲喜欢看《老娘舅》,到了点,他会摁好频道,然后哇哇地叫母亲。有时我们忙,三四天不回家,他就跷起代表俩哥哥的大拇指与食指,然后拍拍心口,要父亲打电话,意

三,你是我兄弟

汤朔梅

思是我想哥哥们了。有时我替他理发刮胡子,他用手挽住我,一个劲地用头蹭。我故意逗他说:将来送你去敬老院。他大笑着摇头。意思是不会的。我问他为什么?他拍自己的心口。意思是哥俩心里有他。

然而,当我扭伤了腰腿以至于起坐困难时,才联想到小弟这么些年,他该是多么的不易!我有时想,他干脆傻了倒好,就不会有痛苦了。那时他青春期,想学抽烟,火柴划了一地,烟终没抽成。他学喝酒,陪爷爷。父母就将酒灌在塑料瓶内。他一次能喝二两。后来他自觉不喝了,怕大小便失控。现在,甚至喝水、吃东西都自己克制着。我说你要抽烟、喝酒,我们给你。他摇头。意思是浪费钱。我每次回去,他不让我喝酒,怕误开车;若没开车,他就示意我喝。他每天坐在

门口,看过往的行人,看鸡鸭猫狗,他这一辈子注定局限在这片天地了。有时我们载他到金山、海湾等地方兜个圈子,他会高兴上好几天。

看他寂寞,我们给他弄个旧手机,设定了摁“1”是我,摁“2”是二弟。他摁我几次,其实是我想了。有时,父母身体不适,他会摁过来。我估计有事,问是不是爸妈身体不好?他“嗯嗯”。随着父母渐入老境,时有小恙,那多半是二弟陪侍得多。二弟说我忙,其实是二弟照顾我。看病住院,费用不小,二弟从来不说,即便我提及,也从不AA制。但我明白,他付出的远比我多,可我们是兄弟,客气了见外。我们兄弟的情谊,就像那幅《他日相呼》的画。

父母的身教言教,我们未曾忘怀:拉扯大我们多么的不容易!该享清福时,可还有残疾的小弟要照顾。八十多岁的母亲,

夜光杯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不顾我们反对,坚持挑水种菜。她自豪地说,医生说她骨龄才五十岁。但即便身体再好,能敌得过岁月和衰老吗?她总不能陪小儿子一辈子。这个班总得交给我们。我们回到老宅,什么都听母亲的,围着父母转,就像她喂养大的小狗小猫。不像分家的老人,轮流着吃住,东犬西吠,少了自由,也少了尊严。这对他们,其实是多么的重要!

母亲曾担心将来我兄弟俩不会住家。退休后的我,每周至少五天在老家,还时有住下。只是想告诉母亲,我们记着对祖父的承诺,不仅因为老家在根在,更因为有小弟在。有时我呆想,如果上苍注定了会给每个家庭七灾八难,而我家的灾难说不定都被小弟一人扛走了呢?我们怎能不陪伴他到老老天荒呢?

每读《陈情表》《出师表》,常为先贤的家国情怀而深怀感动。但如我等平民,谈家国情怀,不免遭谤于大方。是敦睦一家子,使老有所终养,幼有所教谕,不仅力所能及,且分之当也。

2021年有人做过调查,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,接近半数的“千禧一代”在做一些简单的决定时犹豫再三,他们甚至对于吃什么、穿什么都要考虑很长的时间。由于疫情,有半数的被调查者说他们觉得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。新年的到来给了我们一个做决定的好机会,我们可以把过去一年的种种不顺置之脑后,做一些格局大的决定。

有时候,人们会为做一个决定痛苦很长时间,故意回避、拖延等更是屡见不鲜。一位前同事早就计划在安徽某地买一套房子,作为退休以后养老的去处。因为疫情这件事迟迟未决,去年一月,他和内人去安徽看房,当机立断付了定金。他告诉我:“疫情使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,其中之一就是该做的就应该去做。”

中老年人新年的决定更多的是和自身的健康有关,比如说:新年开始要戒烟、戒酒;要减肥、每周三次去健身房;也有财务上的,比如说要量入为出,减少债务等等。

我们通常认为:一心不能二用。但是,如果你有两个决定,而它们是互相关联的,例如“节俭”和“锻炼身体”,“存钱买车”和“不贪吃卯粮”等等,两个目标有自然的联系,可以相辅相成。肯定有人会说:“我就是新年也不做决定,我崇尚顺其自然。”说得好!然而,不做决定其实也是一个决定。

妻的哥哥,正宗无锡人,在无锡还添小居,妻常带我周末度假去无锡。带着美食的记忆,我好几趟去了醉月楼,爱上脆鳝这道难以忘怀的锡菜。

无锡鳝肴系,当地十大名菜之一。无锡脆鳝,亦有太湖脆鳝之称,原名梁溪脆鳝,是我国众多鳝鱼佳肴中独树一帜的风味美食。相传始创于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年间。无锡有梁溪河,西通太湖,惠山直街有位姓朱的油货摊主,创意发明脆鳝,流传于世,经几代名厨改进,日臻完善。脆鳝外观盐褐色,色泽暗金,脆而不腻,酥而不僵,晶莹剔透,松脆适中,香气扑鼻。

那天,晨曦初露的时分,我们赴著名的鼋头渚观荷,中午相约建筑

路的醉月楼,五个多小时的奔波,早已饥肠辘辘。中等个子的庄师傅是“脆鳝”第七代传人,现任这家醉月楼的厨师长。讲起脆鳝,他意犹未尽:脆鳝在江苏无锡十大名菜中,榜上有名,是地地道道的功夫活,制作时要“绷紧神经”,主要靠高、中、低三档油锅,三下三上。第一次下锅,

要高温浸炸,至表面壳一次成型,捞上后,慢慢醒一醒;第二次下锅,掌握中油温,将火分炸收吸干,炸闻干香后,出锅,凉一凉,即使保存几天,也不易发软;第三次下锅,需靠低油温,一般客人点菜后,方才下锅,捞一捞直接端上桌,热气腾腾。烹饪中,鳝要一刀刀切,一锅锅炸,

一份份装,全部都是手工活。装盆时,架空高耸,又在顶部撒上一小撮嫩姜丝,点缀其间,白得可爱,脆鳝配上姜丝,我觉得,吃起来酸酸的、甜甜的、脆脆的,口感丰富滋味美。

传承 89 年的醉月楼,门店多家,这家店铺宽敞大气,墙头上挂有特色佳肴的老照片,进门处满墙都是奖匾,如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锡帮菜制作技艺示范店、中国锡菜十大名店、中国锡菜十大名牌等殊荣。我们嚼着香喷喷的脆鳝,还点了几个招牌,灌蟹虾球、莲荷童鸭、镜箱豆腐,更有糟醉技术的糟糟、糟毛豆、糟百叶等几碟小菜,月楼名醉,醇香芬馥。不到无锡醉月楼,不知锡城真滋味。

打卡品脆鳝

王士雄

要高温浸炸,至表面壳一次成型,捞上后,慢慢醒一醒;第二次下锅,掌握中油温,将火分炸收吸干,炸闻干香后,出锅,凉一凉,即使保存几天,也不易发软;第三次下锅,需靠低油温,一般客人点菜后,方才下锅,捞一捞直接端上桌,热气腾腾。烹饪中,鳝要一刀刀切,一锅锅炸,

写什么呢?去年是“明月二分是福地,春风一路遍稻田”,今年不知道写什么了。除夕要贴春联,现在春联随便可以买到,但是印刷体的春联总是少了点意思,且通常都是硬颀颀金灿灿的纸,就不是那样喜欢。还是自己写吧。困扰的是自己的字并不怎样拿得出手。不过想到自己写的春联,心是诚恳的,情意是满满的,跟字的好坏可以抵平,也就不必困扰了。写什么依然是个问题。尽管春联的内容,从来都是祝福与希望,譬如万事如意,财源广进,四季平安,八方来朝,或者很简单的是写一个“福”字,顺贴倒贴都行。我记得还有一年,写的对联是“一朵花里看小禾,千顷稻中学老牛”,横批“种田能手”,觉得有意思,里面藏着彩蛋,也值得记录一下。去年除夕,是什么原因,好像也留在杭州未能回老家过年。难道是因为疫情?记不清了。今年的确是因为疫情。临近春节了,疫情抬头,小区控制了人员进出,我们也连续四天做了核酸检测。为了避免给大家添麻烦,也就只好就地过年了。

给王爷爷发了条微信,请他赐一句话。只一会儿,王爷发来“春随芳草千年绿,人与梅花一样清”。这意思是很文人很清雅的。郑板桥在《寒梅图》题诗:“寒家岁末无多事,插枝梅花便过年。”今年腊月底了,也因为临时的疫情的打扰,没有备下梅花,连水仙也没有备一盆,似乎有点将就了。好在案上一盆菖蒲倒是长得不错。前几天,吃了一棵青菜,不知道是不是矮脚青——菜帮子吃了,菜根头顺手放在浅水盆里,结果也发出几枚绿叶来,到了今天,绿叶都有一指高了,绿意盈盈的样子,也甚是有一点清雅意。

临写对联时,发现墨用完了。什么时候用完的也不知道。临时八脚的,哪里去买墨呢,跑到小区门口的小超市一问,果然没有。这年头谁还自己写对联呀,老板疑惑地看我。又转了一家文具

店,主人估计是早早回去过年了。忽然想到,可以问邻居借一下。就在小区业主群里问了一声——我们小区一幢楼近百户人家,一年也碰不上几面,几年也认不得几个。楼幢的群里,一会儿七楼的邻居回复,说家里就有墨汁,可以去取。过一会儿,电梯到了七楼,敲了邻居的门,借了墨回来,在砚台里倒了一些儿,又准备给人送回去。忽然想到,大过年的,也应该有所表示,于是顺手取了一本自己的书,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,“邻居新春吉祥”。墨送回去,对联写好,看到邻居发微信来,说没想到楼里藏着一个作家。

年夜饭还是我来烧,菜单是:冷盘两个,皮蛋、生腌蟹;清蒸大闸蟹,红烧肉、红烧鱼;三个蒸的,蒸肉圆、蒸腊肉香肠、蒸咸肉豆腐;小炒两个,青椒小炒肉,韭

黄炒香干;还有空气炸锅炸的春卷与鸡翅。下午四点半动手做饭,到了四点五十分大功告成。这效率还可以。时间也还早。若是在我

老家,这个点算是晚了,很晚了——下午两点多,就有人年夜饭开席了。开席前,二踢脚的炮仗要噼噼啪啪放上一顿,告知全村:我家开饭了!别人家就坐不住了,立即也出去,噼噼啪啪放上一顿炮仗,回来也开席。在我们那儿,这是流传数百年的文化经典,就是说,年夜饭一定要赶早。谁家赶了第一个,就抢得了来年头一把的好运气。好运气这种事,还是要努力争取的,于是,家家都赶早吃年夜饭。有的人家,中午一点吃夜饭,到了六点半就饿了——得吃第二顿,夜宵了。

过年的炮仗,就跟春联一样是很有气氛的时节风物,可惜现在城市里不能放。吃过年夜饭,小区里依然静悄悄的。下楼扔垃圾,看到人也都严严实实戴着口罩——似乎,现在过年的一切热闹,都在手机里。回来看见春联,红红地贴在门口,心中不由一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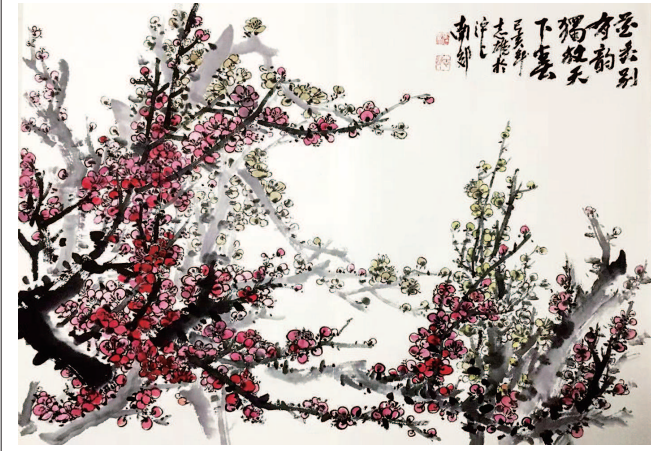
北风呼呼,寒气逼人,公园里梧桐等大树,光秃秃的枝条,在朔风中摇晃……往常花香满园的世纪公园,如今唯有白梅无畏严寒依旧怒放盛开。

刚进2号大门,一股悠悠的梅花香扑面而来,寻香望去,映入眼帘的是西侧的八棵梅树,七棵红梅树围绕一棵白梅错落有致地展开。白梅已经怒放,肥实的花托将绿里透白的花瓣捧起,花瓣润滑透明,千万朵花儿组成一波白纱披在梅树上。红梅树上的花蕾露出了嫩红的小头,如同稚嫩的妹妹窥视姐姐一样,向白梅花儿投来倾慕的目光。

在一个丁字路口,被“竖笔”划出的两个“三角洲”中的东边,由七棵梅树组成了一个群体。它们背靠乔木树林,面向丁字路上熙熙攘攘的游客,光彩照人。在“三角洲”尖角上的一棵白梅树,高高大大,花开万朵,八面威风。枝杈伸入丁字路上,我从树下走过,仰望头顶上星罗棋布的白梅花,犹如身处仙境。

在梅海展区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灰色与白色花纹相间的大理石,鲜红的“世纪梅园”四字光彩夺目。可是,真正吸引众人视线的却是它身后的一棵超大的白梅树,满树开着的花儿,如同一把巨大无比大白伞张开在梅海中。白梅树根柱粗壮,犹如一个举重大力士正蹲下身子发力。树根上面伸出6个大枝,每一个大枝又生出若若干个分枝,分枝又生长成枝。向上伸展的大枝,生成分塔状,有6米左右高,向外横生的树枝成扇状展开,有5米左右长,整个树冠直径不下10米。如此大梅树在梅海中称王,无可争议。

“众星捧月!”有人惊叹。我循声展望,大白梅树如同满月,照亮了围绕在它周围的红梅。返回路上,发现一个老者正站在一棵红梅树前拍照,我连忙绕到他正面,看看他拍的是什么奇花异卉?原来这棵红梅树上嫁接了一个白梅枝,白梅花开得正旺!白梅,洁白无瑕,敢开先河,凌寒独开,无私无畏,勇冠天下。一花领跑,万花待发。



傲梅(中国画)

魏志雄

洁的衣裳,神清气爽,如沐春风,就感觉到他变成了个龙驹凤雏的美少年。梁实秋先生说,澡雪垢滓乃人生一乐,我想,洗澡或许不只一乐也会改变人生吧。

如果放寒假到母亲家乡浏河去过年,娘舅会带我到镇上混堂洗澡。有一年,大概是冲澡莲蓬头不

洗澡旧事

雨溪

出水,混堂师傅想让我们在浮甃足有寸把厚的大池里泡好后,再拎几桶头池里烫过脚脚的热水,冷一

冷冲冲就算了,吓得我重新穿好衣裳逃出来。好在表兄弟们一番神操作,好我洗了这辈子不会忘记的一个澡。以前乡下柴灶有三只铁镬,最外面烧猪食的镬子最大,晚饭后,他们换上一只200支光的灯泡,把大镬子刷干净放满水,人坐在镬口横放的一条矮脚长凳上,旁边围着塑料薄膜,灶膛里烧着花萁柴,炉火烧压得恰到好处,水热气腾腾又不很烫,

洗得大汗淋漓、浑身通畅。几十年过去了,还历历在目,鼻子翕动几下,空气中依然飘着一丝猪食中米糠的香味。

上海人洗浴条件的普遍改善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,当年一家生产

美食

新年新决定

周炳桢

七夕会

一份份装,全部都是手工活。装盆时,架空高耸,又在顶部撒上一小撮嫩姜丝,点缀其间,白得可爱,脆鳝配上姜丝,我觉得,吃起来酸酸的、甜甜的、脆脆的,口感丰富滋味美。传承 89 年的醉月楼,门店多家,这家店铺宽敞大气,墙头上挂有特色佳肴的老照片,进门处满墙都是奖匾,如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锡帮菜制作技艺示范店、中国锡菜十大名店、中国锡菜十大名牌等殊荣。我们嚼着香喷喷的脆鳝,还点了几个招牌,灌蟹虾球、莲荷童鸭、镜箱豆腐,更有糟醉技术的糟糟、糟毛豆、糟百叶等几碟小菜,月楼名醉,醇香芬馥。不到无锡醉月楼,不知锡城真滋味。